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朱晓平 王观胜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 jiaJingdianWenku

朱晓平 王观胜

卷

重点作家专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朱晓平卷

桑塬 (1)

小桂 (48)

王观胜卷

放马天山 (89)

各姿各雅 (140)



朱晓平卷

桑 塬

喂牲口的金明

铺排下纸和笔，我这里不免做难。这喂牲口的金明，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叫我写他点什么好呢？写他忠厚良善，终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衣食小民；写他勤于本业，也不过给队里经着几头牲口而已……说来说去，还是那些旧话题。写来写去，也还是那些琐细事儿。总之，是让人做难。

可不写，心里又总觉着欠下这金明一笔良心上的债，欠下这小村一笔感情上的债！

我插队的小村桑树坪，地处关中西北部的林游山区。陇东的六盘山脉向这里悄然分出一支，成为陕甘两省的一道天然屏障，村里人叫它大西岭；陕北的黄土高原，也向这里伸出一角，化做一块坦平的塬，村里人叫它桑塬。半山半塬的地方，照理说得天独厚。塬上土地可种五谷，山可取柴薪、药材、果木……遗憾的是，这山是让主脉推出来的支支岔岔；这塬，又是让挤出来首当其冲任凭雨水河水冲刷割的边边角角，谁的光也沾不上。这是一块贫瘠苍凉、古老遥远的土地。

说它古老，这一点不假。渭水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汉文化文明的发源地。林(游)岐(山)一带方圆百里内，历史上称为“周原”，也



就是周王朝兴盛之地。方志上也多有记载说,这里的百姓“好稼稿,务本业”,“有上古先民之遗风”。《诗经》上也说,“周原膃膃、莝茶如飴”。膃膃就是肥美之意,莝茶是一种菜。这样肥美的地方,连菜都跟蜜糖一样甜香,如今何处去觅?不过,“上古先民之遗风”,在这里还随处可见踪影。

你说这地方遥远吗?从祺水镇搭乘汽车,几个钟头就能把人送进喧闹繁华的大都市。可就是这几百里路,也能把人带进另一块天地里去。岁月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在这里还能见到笨重简陋的木犁、吱吱呀呀的大木轮牛车和嗡嗡响的青石大磨……眼前的景象,很容易把人的思绪引向遥远的过去,一如在哪幅古画上见到的“农耕图”。那时节,在这里还能见到古老的“轮种制”:收割完庄稼,老牛拖着木犁耕过去,于是,庄稼人说,这块地“歇下咧!”什么时候想起,再扔下几把种籽。

就是这样一块土地,却寄托我多少思恋?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我应征入伍,从此离开生活近两年的小村桑树坪。

要动身的那几天,我走遍了小村周围的每一道梁,每一架坡。艰辛两载,只想在我离开之后,把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深地印在心里。那时候的我,只有十六岁。尽管过早地离开了父母和家庭,过早地负起生活重担,同村里人一道,为生计做过难,为天不落雨叹过气;也为收麦时天要落雨揪过心,为苦辛劳作一年只分得不足百斤口粮发过愁。也和村里人一起,敲着大钹,强作出笑容,把不是余粮的余粮,把饿肚子挤出来的“公字粮”、“丰收粮”送进粮库里;我也为无尽无头的苦重活路累得淌过泪……小村的确让我吃了不少苦。可我一旦要离开这块土地,心里又是那么依依不舍。这里的草草木木,山山水水,我是那么熟悉。还有,还有更让我依依不舍的,是小村人。

那几天,除了金明家,我也坐遍了村里每一家每一户。吃上一个煮鸡蛋,喝上一碗水,让我把共同度过的苦辛岁月全记在了心里。唯独这



喂牲口的金明，直到我动身离开小村，终没有勇气迈进他家的门坎。可在当时，最让我挂念的又莫过于这金明了。

两个月来，村里人见不到金明的影子了。我们也知道，金明有意躲着村里人。一条正当年的汉子，六月里一场大难，金明侥幸保住了命，却从此失去了双腿。那天，他哭喊着：“留下我这一钱不值的命做啥哩？没有腿还不是个死！”的确，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小村，养不起、也不养只吃不能做活路的闲人。这到不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淡漠无情。对在困境中挣扎着求生存的庄稼人来说，这种生存法则对谁都不例外。可金明还是硬撑着活下去，靠山里人一个世代相传的谋食手段顽强地活着。一如沟里那条细细欲断的河水，活得不旺，又挣扎着不死。天不明他就悄悄去了，挨到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他才悄悄回村。他怕见人。也许，金明比别人更清楚，在这个小村，对一个落难人的同情相助，除了陪他叹口气，陪他洒几串泪，又能做些什么呢？

不见金明，我倒有些心安。见了面，除了伤心，也只能说几句宽心话。可说几句言不由衷的宽不了心的话，莫如给他半块馍馍。可村里人的这种施舍，又会让金明更加伤心。

动身的时候到了。那天清晨，我要赶二十里路去搭乘七点钟出山的长途班车。天不明，生产队长李金斗拉着架子车送我到镇上。顶着苍凉夜空的稀疏星斗，迎着十月里扑面而来的寒冷山风，车轮轧轧，我走过那条熟悉的村路。

我没有能想到，走到村口，在往塬上去的路上，我还是见到了金明。躲，已经来不及了。

金明用双手支地撑着身子，正一点点艰难地在道上挪动。那张捆在腰间做垫身子用的老羊皮，唰唰地在他身后拖着，拖出一条痕迹。金明听到动静，知道有人过来，他赶紧挪到路边，把道让出来，自己扭过身子去不看。可我不由在他背后站住了，还叫了他一声。

金明只好应一声，转过身来，呆滞的目光望着我，捶着那双齐齐截去了下肢的腿，对我说：“娃娃走哩！咋不招呼一声？”这也无须我去解



释。金明长长叹口气，苦苦一笑，接着说：“走吧走吧！过了垭口，就把咱这穷荒地方忘他个光光的！这二年苦了娃娃，受屈哩！”他象是自言自语。

听了金明这话，我真想快走，快快离开小村，离开金明。最让人受不了的，莫过于眼睁睁看着，又无能为力。

走上了塬，山里秋末冬初的寒凉季节，偌大的塬又赤裸裸露出贫瘠萧条的黄色脊梁。走上了官道的时候，就听见金明在喊着：“金斗吡，到棚里给娃娃牵头驴把车引上，坡道难走哩……”黎明前很静，桑塬很空旷，金明这声音一直把我送过垭口。

忘得了吗？这村！这人！

从走过垭口那一刻起直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小村的影子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她苦了我什么？倒是我，总觉着欠下小村一笔感情上的债。

该是我偿还这笔债的时候了！

想起我头一面见金明，也是在村口，也是在这条往塬上去的村路上。还是我刚进村的那天……

那天，桑树坪的生产队长李金斗把我从县城接进了村。

安顿好住处，还没等我打开铺盖卷歇口气，金斗又来叫我，说领我到村子走走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呢？打头一眼看见小村，我的心已经凉了大半截。她跟我想象中的农村，跟我想象中的农民，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村子很小，只有十四户人家八十来口人。若从西岭上看，小山坳里错落着几排破破烂烂的窑洞。村子里，散乱着麦草和秫秸。灰蒙蒙的炊烟绕着草堆，让风又拉扯成丝丝缕缕四处飘荡，平添几分衰败的景象。

来时走了四十里路，此刻饥肠辘辘，腰困腿乏，我毫无兴致。随着金斗从村北走到村中间，金斗一路上唠唠叨叨，说东讲西。等我们走到



村南口，金斗也乏了，圪蹴到村口道旁的大树下打火抽烟。

金斗抽烟是一锅接一锅，直到过足了瘾为止。我坐在他身旁，心里已有一阵阵恼怒，谁知还要跟他转到啥时辰？此时，小村静悄悄的，村里人都出工上了塬。

金斗没查觉我的神色不悦。慢悠悠地喷着烟，得空又想起什么，还要唠叨几句。比如山里人的时辰概念，什么叫头晌，晌午，什么是后晌；又如什么塬坡、塬畔、塬圪之类……金斗兴致很好，我却实在呆不住了，眼神儿四处乱溜，这时，我就看见打塬上走下来一个人。

这人一身黑裤黑袄。也跟我头一面见金斗时一样，我把这人的年纪估摸错了，认成了老者。的确，从面相上看，这个人比金斗更显得老。他的腰有点弯，背也有些驼，走路一摇三晃，说是悠哉游哉，莫如说是一付老态龙钟的样子。他背着手耷拉着脑袋，身后边牵着一头花白相间的牛。让人感到滑稽的是，他的脖领上插着一杆长烟袋，走起路来，烟荷包在他头顶上摇摇摆摆直扑嗒。

金斗正闷着头想什么心事，直到这牵牛的人走近我们跟前，金斗才查觉，抬起脸来，说了声：“金明来咧！这是分给咱队的学生娃。”

这人就是桑树坪生产队的饲养员李金明。

金明闻声，对我干巴巴咧嘴一笑，说：“娃来咧。”说完立刻把脸拧向金斗，粗声大气地嚷：“我的好金斗咂，你还有闲功夫圪蹴在这胡毯看哩，咱的牲口发骚情咧！”

关中方言里，“骚情”这两个字的用途挺广泛。用在人身上，可以指此人不正经，风里风骚，浪浪荡荡。若用在牲口身上，就专指牲口发情。当时是三月，春日融融，正是万物勃发之机。

队长金斗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尽管牲口发情这一类事，在山里算不上是啥事，庄户人家，不论大人娃娃，也都知道牲口有这么一档事。可当着外人的面，总归是不雅。尤其那金明，开口先把眼瞪圆了。金斗挺不高兴，咂着烟顺嘴回一句：“牲口发骚情你寻我干啥？你是经管牲口的。”



“啥！”金斗只为了这点面子挂不住，谁想这金明却急了，“不寻你寻谁？你去年咋给我应下的？”金明瞪着眼直喊。

原来，这村里配牲口的事并无准头，到了时候，有时就花一点钱到邻村去配，有时就不出村。去年金斗说了，队里的牲口疲，先天不足，配来也没有好种，以后队里的牲口都拉到镇上的配种站去。就这么一句话，喂牲口的金明却记牢了。

金斗见金明冲他直嚷，更不高兴，没好气地装上一锅烟，说：“你寻我，我有啥法子！”到镇上配种站，是要花不少钱的，金斗也真的筹划不出这笔钱。

金明这人许是比金斗的嘴笨，叫金斗这么一说，张口结舌说不上话，气恼地把身子朝金斗挪过去，两人都蹲着，脸对脸，眼瞪着眼，俨然一对斗架的公鸡。我看着觉着挺有意思，山里人都是这燥烈性子，平时见面问一声“吃了么”，粗声大气跟吵架一样，更别说碰上这种事，三句话不对付，就拧到一块去了。

我只见金明的嘴动动，不见出声，好半天想出一句：“好！好！你没有办法，说的好好的你不认哩！”他恼得站起身来拉起牛就往村里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气哼哼冲金斗扔了一句：“你拿不出办法，我把牲口往你屋炕上引！”

金明话音刚落，从塬上爆出一阵笑声。我仰头，才发现金斗和金明刚才粗声大气地说话，引得在塬上做活的村里人，男男女女，大人娃娃都立在塬畔看热闹。从塬畔到我们这里，远近不过七八米，又是居高临下，这里的一言一声都听的真。

金斗是桑树坪说话很有权威的队长。此时遭金明一句抢白，他恼，冲着塬上的人大喝一声：“笑毬哩！干活去！”村里人吓得赶忙把身子缩了回去，可笑声仍然传过来。原来这金斗说“笑毬哩”又把自己骂了。我以后在村里住长了，觉得这庄稼人的语言真是有意思得很。

金明快走到村中间磨子窑的门口了，听金斗喝斥村里人，回头又扔一句：“金斗，你不要恶，把牲口耽误了，咱再说！”



金斗一听这话，自然也着急，这牲口的事也跟种地一样，就怕耽误时辰。金斗只好招呼金明：“金明哋，你不忙走，咱慢慢商量。”

金明又转回身来，圪蹴到金斗身边，俩人闷头咂烟。金明牵的那牛，很听话，金明撒了手，牛就在一旁乖乖立着。一对大眼望着金斗和金明。

俩人慢悠悠咂了一阵烟，许是金斗想不出筹划钱的好法子，便有一搭无一搭地扯起闲话来。

“金明哋，我思量着，队里没啥大牲口，咱把‘豁子’和‘白脸’折换出去，给咱队拴上一头骡子。”金斗喷着烟迷起眼说。

“豁子”就是金明牵的这头牛，鼻子不知让谁拉出一个豁口。这牛老了，似乎也跟人一样，刚才金明和金斗拌嘴，它就在一旁听着，金斗说话，它就摇晃耳朵。金明搭腔，它便点头。金明气哼哼地走了，它还不屑一顾地回头瞥了金斗一眼，好象也跟金斗呕了气。“白脸”是队里的一头驴，当时，我还没见到它的模样儿。

金斗是个忠于职守的好队长，也是远近闻名的精明人。村里人服他，就因为他的主意多，整天思量着折三换五，给队里谋点利。有时能占下些小便宜，可也有吃亏的时候。此时，也不知为什么，又想起折换牲口。拴一头骡子，对庄稼人来说自然是好事情，这一带村子能拴上骡子的并不多。村西张家坪的大车一路响着铃从塬上过，村里人眼热也眼气，呸地一声，说：“好披挂，过了垭口就翻到沟里栽死个毬东西！”

能折换上好牲口，做饲养员的再高兴不过了。可老牛小驴想换骡子，无疑做梦。牲口到了饲养员手里，盘弄几个月，便跟自家的娃娃一样，金明是不会没准头去胡折腾的。听了金斗的话，金明说：“不成！”

金斗把金明的话理解错了，赶忙说：“那当然，咱还得搭上些钱。”

“啥！”金明呼地一下又蹦起来，“有钱你咋不先把牲口配下哩？好你个金斗，把你的婆娘也搭上！”金明嘴里直喷吐沫星子，拍打着牛就走。

“说得好好的你骂个毬？狗毬金明，日你先人哩！”



村里人急了，张嘴就是这粗话。这金斗和金明的先人，说来还是一个祖宗。金明连头也不回，边走边说：“咱的牲口还没配下哩，有劲你来些？”

我忍不住，扑地一声笑了。金斗白我一眼，扭身往塬上去。

头一面，金明给我留下这么个印象。他脾性燥烈，他滑稽，他也衰老。待我同村里人混熟了，他们告诉我说，这经管牲口的，都跟牲口熬成了一个寿数。

二

关中人把牲口也叫做头牯。头牯里面又有高脚和低脚之分。高脚头牯是指骡、马、驴；低脚头牯是指牛。

桑树坪是个穷村。我在村里的时候，全劳力干一天记十个工分，净值一毛来钱。一条精精壮壮的汉子辛苦干一天，连一斤麦的钱都挣不回来。那时候，又赶上“文革”乱纷纷的岁月，农民们用瘦骨磷峋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可他们自己却总是轻易被人忘记。村里人唱的那支民歌里面，有“梦里头寻下个好光景”一句，问村里人：啥是好光景？原来庄稼人盼的好光景，也不过是吃上一回不掺糠麸野菜馍馍而已。

穷村子拴养不起大牲口，六头牛和三头小驴，就是桑树坪的全部值钱家当。牲口承担了一应苦重活路：套车、拉犁、掖套、拖耙、推磨、驮柴草……牲口就成了庄稼人的命根子，饲养员的身份也显得至关重要。

六八年我来桑树坪的时候，“文革”已经搞了两年。城里面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砸烂了，那股子风也波及到了农村。桑树坪也有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批判会”之类的活动。可庄稼人搞运动，从来都是有他们的章法，再闹再搞，他们也不会触及自己吃饭的营生。那场运动，并没有给庄稼人带来一点实际好处，庄稼人也就穷应付唬弄事儿。让搞“三忠于”，金斗便在家家户户的门板上用毛笔写个“忠”字；让学习报上的社论，就在地头歇乏时出一个工分，让一个人念报纸。等念完了社



论,除了读报人手上拿着的一条,其余部分都你撕一条我扯一块卷了旱烟抽。该立的立不起来,想破的也破不掉。生产队的队部里,还醒目地贴着六四年搞“四清”时社员们立下的“爱头牯公约”。那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几句:

头牯是个宝,种地少不了,
头牯人人爱,生产大发展。

下面就是奖罚细则。诸如:丢失一头骡子,罚麦八斗,钱三十五元正;丢失一头牛,罚麦三斗,钱十五元正……丢了要罚,干活使唤牲口不精心不爱惜,用伤了牲口也要罚,罚得也不轻。

到村里来驻队的干部说,这是对贫下中农实行管、卡、压,是刘少奇搞下的那一套。可这话没人往耳朵里去。公约下面,捺着几十个猩红的手印,全村人是赞赏的。尽管那公约定得十分严厉,连很少关心庄稼人营生的一些干部也说:“头牯比贫下中农的命还值钱!”事实也就是这样,用伤了牛要罚三斗麦和十五元钱,三斗麦是百十来斤,桑树坪的庄稼人辛辛苦苦忙一年,还分不下这些粮。由此看来,牲口要比人金贵得多。我在村里两年,就没听说过谁把牲口使唤丢了,也没见过谁敢把牲口用伤。倒是常听人讲起困难那年,村里人饿着肚子,却把苞谷攒下来,让金斗和金明去甘肃换大麦回来喂牲口。

金明给队里经管着牲口。在桑树坪,除了金斗,也就是这金明说话最管用了。如果扯到牲口的事,金斗也要听他的。

金明九岁就开始盘弄牲口。当然,那会儿他是富家大户的“揽牛娃”。解放后实行合作化,金明就当上饲养员。做饲养员的,若论本事,也就是能受得住熬磨,吃不上一顿安省饭,也睡不成一个囫囵觉,日子长了,就跟牲口熬成一个寿数,汉子看上去就跟老者一样。再就是这喂牲口的,还要敢撕破脸皮子。队里牲口少,用处多,还要给社员个人出力气,象推磨子磨面,到外村去迎亲送礼,上山驮柴草等等,都要使唤牲



口,就由金明根据情况来安排。有一年保娃的妈要去相媳妇,怕人家瞧不起,要赶着小驴去。金明说:“刚卸了套,牲口乏哩!”死活不让使唤。保娃的妈走着去的,回来怪金明,说没让她牵驴去,人家嫌村子穷,把婚给退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金明说:“你咋不言传一下问题的重要性,说了咱把牛给你牵上。”保娃妈气得呸一声,哪有走亲戚骑着牛去的?

我进村下地干活后没多久,金斗派我和一些人去拉麦草,用架子车把堆在几个小麦场上的麦草运到牲口棚旁边来。这是壮劳干的活,一人拉一辆车。塬上也不全是坦平的路,上坡过坎,连装带运很乏累人。拉了一趟我就吃不住了,金明圪蹴在牲口棚墙根下晒太阳,见我这模样就说:“牵一头牛掖套!”他把平时不大干苦重活路的“豁子”牵出来掖在我的车前面帮我拉,自己也扛着草杈跟在后面。

“豁子”老了,是队里的看家牲口,它给桑树坪出力的时候,今天二十多的大后生还都是些小娃娃。

头一趟“豁子”还算卖力,让我轻松不少。等拉第二趟,它就累了,懒洋洋的不听使唤。上坡的时候,我弓着腰使足了劲,它歪着头卷道旁的草吃。我吆喝一声:“嗨!”它回头朝金明望望,对我爱搭不理。金明说:“走道!”它就颠颠走几步。等到下坡时,我把着车辕,靠车后帮磨擦地减速,才不致于让重车顺坡往下滑。可“豁子”这时来劲了,扯着套绳加快了步子,弄得我跌跌撞撞,差点摔倒。可我怎么吆喝,“豁子”就是不怕。没办法,我折了一根树条子,准备等“豁子”再跟我捣蛋,就教训它几下。金明见我折树条子也不言语。扛着草杈,耷拉着头跟在车后。可是,等我抬起手要打牲口时,金明在后面打一个“啊嚏”,山响。惊得我赶忙回头看,金明屁事没有,悠悠地走着。“豁子”闻声,得意地偏头晃几下。待我再抬手想打时,身后又是“啊嚏”一声山响……有这么两回我就明白,金明不准我打牲口。也难怪,这“豁子”是让金明惯坏了,尽欺负生人。

拉了两趟,我们在道旁大树下歇了乏。金明倚着树身子抽烟,“豁



子”找草吃。金明喊一声：“过来！”“豁子”晃着身子靠近金明跟前，金明又喊：“卧！”“豁子”扑通一声卧在他脚边。

金明很开心，眯着眼笑。他把手伸过去，“豁子”舔几下。金明得意了，对我说：“娃娃，牲口不会言传，也通人性哩，使唤牲口可不敢打，你待它好，它听你的。”说着，金明起身，把背朝着“豁子”，说：“你大痒痒哩！”那“豁子”便把硕大的脑袋往金明背上蹭。一蹭两蹭，舒服的金明嘻嘻笑。对我说：“你看咋样？”“豁子”把这话许是理解错了，大脑袋一使劲，圪蹴着让牛蹭痒痒的金明一个爬扑趴在了地上。我嘿嘿直笑。金明起身骂：“狗毬‘豁子’，你轻些，要你大的命哩！”

金明和“豁子”闹得正起劲，打道上过来一个外村的老汉。金明赶忙不闹了，倚着树身子抽烟。老汉走到我们旁边，站住身子，说：“这牛架子塌咧（疲了），喂啥料哩？”金明不搭理，叼着烟袋闭着眼装打盹。山里人走路爱说闲话，认识不认识都爱搭腔。此时也不过顺口说几句，有人应就扯几句闲篇，没人应就走他的路。金明不应，那老汉就走，边走边说：“该给头牯添些青料咧，谁家喂下的牛。”说完头也不回去了。

等那老汉走出有几十米远，金明猛然跳将起来，冲着老汉呸了一声！声音挺大，不知那老汉听到没有，反正是回了一下头。这一回头，金明赶忙圪蹴下身，又装着打盹。等老汉走下塬看不见了，金明又跳起来呸一声，愤愤地说：“我喂下的牲口！”老汉早就没影了。这金明，连说他的牲口一句都不行。

三

山里的春天来得迟些。总要等到三月末，才能见到落下几滴雨。春雨淅淅，都不大，稀稀落落地洒下几丝几滴在光秃秃的坡上梁上。可就这么几滴雨珠，把冻了一冬天的大地融化开了，温乎乎的日头再一晒，塬上终日水气氤氲，蒸腾着一片灰蒙蒙的雾气，把个桑塬弄得湿汲汲的。地下的潮气泛上来，再合着地面上残留的霜露，便滋润着那些萎黄色的草草木木，只是一夜之间，坡上梁上，就能看得见一满是嫩生生